

2018年的正月十五快到了,冬天即将过去,可北京还是没有下雪的迹象,难道今年是个无雪的冬天吗?那茫茫白雪像厚厚的盔甲把大地万物掩埋的景象,只能出现在梦里吗?49年前那个奇冷的冬天,铺天盖地的大雪,把北大荒雕刻成雪的世界。雪成为冬天寒冷的帮凶,经常在梦里出现。对雪刻骨的铭记,却渐渐地变成了对雪的盼望和记忆。

1969年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这一年是个大涝年,洮儿河水破堤,下游的边昭公社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民房被淹,村子周边一片汪洋,上冻后变成了大冰场,寸草不见,集体户的这些知青们不得不考虑明年的柴火问题。

听村民讲,离村子七八十里远的长岭县姜家店那边柴草较好。于是队里派了两驾马车装上行李、一袋子玉米面和搂草用的大耙犁向姜家店出发了。刚下过大雪,雪足有半尺多厚,早起出发,直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了姜家店。说叫姜家店,其实这离姜家店镇至少还有十四五里路。土坨子较多,地貌高低起伏,雪没边昭那边下的大,但也是白茫茫的一片。远远望去,在坨子的不远处有个破房子,走近一看,房顶、四壁完整,没窗户和门,进屋有个破灶台——是座瓜窝棚。大伙决定就在此安营扎寨,有的去砍柴,有的去找水。不知是谁喊:“这有口井!”我们跑过去一看,真是一口井。小弟兄几个这下乐坏了,只要有水我们就能在这待下去。这口井还真深,两根行李绳接在一起拴上小水桶,十分费力地打上小半桶水,水没多少,杂草、树叶倒不少,不一会儿就冻成了大冰块。我们把砍来的树枝架起来,用干草点上火,放上铁锅,大家围在一起边烤火取暖,边把水中杂物捞出,过滤出清水,每人灌满一缸子,大口大口喝起来,真的太渴了。

窝棚里的锅台整整大出铁锅一大圈,苏文找来几根粗树枝搭在锅台上,把锅架上去点着火,玉米面和水,摊在铁锅里烙起了糊饼,哥儿几个手抓着半生不熟还沾着杂草的糊饼就往嘴里塞,没吃几口,“嘎”的一声,整个铁锅掉到了灶膛里,着实把哥儿几个吓了一大跳,原来架在锅底的树枝被烧断了。只得从头垒灶台。窗户和门还得堵,不然夜里人会被冻死的。我们在窝棚周围找来一些破土坯、大土疙瘩和些干草连皮带堵,尽管还是透风,窗户总算是堵上了。门没有怎么办?我急中生智把毯子用木枝插在门框上,有风时,再用大土块压上。

我们轮流当炊事员,其他人每天托着沉重的大耙犁一天就是一天。饿了吃口大饼子,渴了就抓把雪吃。最难忍的是手和脚,手套和棉鞋是从北京带来的,刨粪、刨冻土、干农活基本破损得差不多了,大家手脚都有多处冻疮,我的脚跟冻裂后,后跟筋都快露出来了,腰弯大点就疼得不行。耳朵都冻得又红又肿,痒疼难忍,只能硬挺着。

经过6天的辛勤劳动,一座座草垛像古堡似的布满了附近的沟沟壑壑,按预定时间,村里派车接我们来了,大家打好了行李心情格外激动,不知是谁一脚把垒好的窗户踹开。草装了满满两大车,行李和耙犁等实在装不下了,人还得留下三个。姚新民、苏文和我主动要求留下等车。天渐渐黑了下来,接我们的大车来不了了,只得在这再过一夜了。我们把行李掣在窗



□樊胜利

台上挡风,砍了一些树杈烧成炭,放在脸盆里,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放在火盆边上烤。三个人紧紧挨在一起,戴着不怎么御寒的栽绒帽,钻进了冰冷的被窝里,寒风不停地吹,吹透了被子,还要往骨头里钻似的。不一会儿,三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白霜,鼻孔和嘴角处都凝结了冰碴,三个人谁也不认识谁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嘈杂声将我们惊醒,刺眼的手电筒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扬叉、镐头的撞击声吓得人心惊肉跳,到底是做梦还是遇上了土匪?惊恐的同时,只见一把扬叉朝火盆飞来,“着了着了!”苏文的棉胶鞋和鞋垫被挑飞了,被人踩了几脚后火才被踩灭。惊魂未定,一个操着浓浓山东口音的人问:“你们是哪的?”我们异口同声:“北京知青。”“到这干什么?”“捞羊草烧柴用。”“噢,倒不像是坏人。”“我们是军马场的,全国统一行动零点查夜。”“有人说你们住这好几天了,行动挺可疑。”随后,“纠察队员”们在屋里踱了几步,找不到什么破绽,再瞧瞧我们三人的寒酸样。其中一个带头说:“我们走吧。”随后,他们走出窝棚,骑上马,“哒哒哒”地扬长而去。经这么一折腾,谁也睡不着了,基本是半迷糊半清醒地一直熬到了天亮。

在农村看钟点就是看日头,一年四季是日头一露白出工,日头一落山收工。太阳已升得老高,估计到晌午了,大车怎么还没来,弄不好又得在这熬一夜?哥儿仨心里打起鼓来。我说:“不行,傻等不是办法,不然我先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姚新民是集体户户长,大小事基本是他说了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就辛苦你了,记着要按来时的路线走,千万别走丢,如能碰到接我们的车最好,一块跟车回来。”苏文递给我一把镰刀,说:“遇到狼的话,可当武器用。”姚新民从大锅里拿出一个玉米饼子塞给我,说:“饿时吃。”我拿了根草绳系在腰上,镰刀往上一别,玉米饼插进半敞半露的棉袄里。说是棉袄,其实扣子早掉了,平时就用草绳系着,背心、秋衣也已穿烂了。

说来也怪,中午还晴着,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凭着来时的记忆,前站大致是在西北方向,只要顶着西北风走大方向就不会错。另外,还可以按车轱辘留下的印迹往前走。可没走多远,大车压过的印迹越来越

看不清,风越刮越大,车辙印干脆就找不到了。顶风走已是惟一选择,大风呼啸着、夹着雪花打在脸上,钻进半敞口的棉袄里,粘在身上,真是冰冷刺骨。我踏着快没膝盖的雪,每走几步都要歇一下、喘口气,就这样不知走了多远。心里一直默念着,只要顶风走就不会错!感到有些饿了,顺手从怀里掏出玉米饼咬两口,再抓把雪塞到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着往前走,嘴里一直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天渐渐暗了下来,前方一片灰白,看不见任何参照物,只是凭着感觉和信念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心里明白,绝对不能停下来,如停下来,必被冻死无疑。天完全黑下来了,我迈着重沉的双脚,十分费力,一直不停地往前走。

我顶着凛冽西北风艰难地向前走。这时大风仍在呼啸,我把镰刀紧紧攥在手里为自己壮胆。也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前方好像有一堵墙,用手摸的确是墙,顺着墙走了一圈,旁边还有几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坟头。噢!想起来了,这儿原来是个牛圈,我放牛、放羊时来过这儿,这里是废弃多年的破牛圈,按牛圈和坟头的方位,当时我所在位置已到了前站村东北方向大约四五里的地方,于是我调头又朝西南方向走去。终于见到了呼闪着的油灯,我大步流星地向村里跑去,到家已是半夜11点多了。我才知道,由于通往姜家店方向的路积雪太厚,马车过不去。第二天,队里选了最好的车把式,挑一驾最棒的马车,避开积雪厚的近路,绕地势较高的七撮公社走远路将姚新民、苏文他们俩接了回来。

可我回到村里,什么也吃不下,躺在炕上发了3天高烧。高烧刚退就和姚新民、苏文等几个知青一起登上了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时,中共九大刚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农村锻炼成长。

时间过去快50年了,那北大荒极其寒冷的冬天,一直贮存在脑海。这段故事只是我们插队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却至今难忘。虽然那时生活十分艰苦,人却乐观向上,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这些难得的经历,无疑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霞光在树梢上升起,像新鲜又好看的绸缎,水汽从地下冒出来,制造着好闻的气息——这是一片银塔结构的森林,和自然界的森林一样。到处湿漉漉的,草尖上挂满了露珠,被鞋子踢落。30多年前,他做了工厂里的安全员。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一个人在白天游走、在深夜巡逻的漫长生涯。

安全员的一天,是用脚步丈量的一天,岁月在增,四季在轮回,鞋子磨穿了一双又一双,而厂区的路面依然坚硬。那些路被他的鞋子磨得又光又亮,在深黑的夜里听得懂他的心事。

空气凛冽,风呜呜作响。巡检,防火,一双鹰隼的眼,及时发现隐患,他给每一道装置都取了名字,作下标记,刻入脑海。美丽的编号从零开始,抵达未知与无限。

那时候他还小,刚刚从父亲手里接过安全员的接力棒,头一天,父亲带着他逛遍了整个厂区,手把手地传授技艺,眼力和心力。父亲表情严肃,平时脾气很火爆,像山一样沉默寡言,但那一天却滔滔不绝地对他说了那么多、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话语在父亲严肃的表情里融化。

开始,他认真地听着父亲的唠叨,甚至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他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而兴奋:从那一刻起,他长大了,成了一名骄傲的石化工人。他原本在一个山村的林子里出生,在林子里长大,对山上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然而,当一座工厂的安危属于他一个人时,沉重感爬上了心头。整整一天结束了,夕阳收工,上夜班的工友仍然忙碌穿梭,塔林披上了庄重的夜色,他开始了夜间巡逻。

多少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子,他的本领过人,在月光下可以发现一颗松动的螺丝钉。长期的劳作让他体魄强健,他一顿饭吃得下10张麦子面的煎饼,喝3碗野菜粉丝糊拉汤,再吃半盆猪下货和一碗辣椒酱。时常,他正吃着饭,忽然听到异常的响声,他抓起3只大包子就朝装置区跑去。

他能用眼睛看出塔林的微小变化,耳朵能分辨出风声、鸟声和锯声,他能从百里之外闻到山火的气味。

时常,他用一只手转动石磨像转动岁月的唱片,更多的路面被他的鞋子磨亮。

后来,他搬进了一座山上屋,那里安静得可以听到风吹树叶的响声和泉水流淌的声音;伸出缺乏钙质的手掌,摸一摸身上的疤痕和泪痕,抱住一棵最粗壮的树,贴上滚烫的脸颊,听一听树的心脏在怎样怦怦地跳动,感应着岁月的沧桑、年轮的滚动和青草的呼吸。

深夜,他举着灯盏,沿着石磨亮的路面,一棵树一棵树地寻找,每一棵银塔树都在讲述一个长长的故事;每一棵银塔树的身上,都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洞穴。

他太知道一个安全员的孤独与寂寞,一个人守着装置,一待就是一生。秋天,山上的野果挂满枝头,怎么吃都吃不完,山上不知名的花朵和植物美到了极致,它们在风中张开嘴巴,似乎想说什么,他把脸贴上去聆听,聆听,听了半天才知道它们都不能发出声音。它们永远说不出人的语言。那一年,他对5岁的儿子说:儿子,你知道一个人在深夜转悠,需要和另一个人说说话,拉拉家常。在黄昏,在泉边,在每一株寂寞的山楂树下。树寂寞了还会开花结果,鸟寂寞了会在枝头歌唱,人寂寞了却只能默默忍受。

那时候,儿子还太小,只知道快乐地玩耍,即便玩耍时不小心被石块绊倒,磕破了额头,也只是哇哇地哭几声,然后又继续快乐地玩耍。白天他手持弹弓追赶麻雀,夜晚他怀抱木枪含笑睡眠。儿子,你快乐地朝前跑去,还不懂得一生的含义。一生就是一辈子,而人,只活一个一生。

在这幢孤独的屋子里,凝聚着几代石油人的魂魄和气息,它们穿越时空,化作了山的影子和树的形象,给他的肉体注入能量,在无数风雨交加的天气,护佑设备歌唱、装置平安。

——写给大庆新铁人李新民  
□犁痕

当我拿起笔  
就会想到旷野上高耸的钻塔  
昂首挺立 坚强而且刚直  
从来都不惧怕荒芜 孤独 寂寞  
甚至严寒和风暴  
就会想到石油——  
聚焦了十三亿国人的期盼  
闪烁着高贵的色泽  
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  
源源不断地涌来

这黑褐色的 液体的金子  
这流动的太阳  
这照亮黑暗的光芒  
这慰藉寒冷的温暖  
这让人民安居乐业奔向小康的烟火  
这助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想

的动力

此时 我想到了大庆新铁人李新民  
——一位石油的将领 他  
一次又一次统率那支钢铁的舰队  
向着遥远的荒原远航  
目光中 闪烁着坚毅和进取

二

目光 越过天空的高度  
思想生出飞翔的翅膀 掠过云端  
牵挂着祖国的方向  
李新民站在海外的井场上  
他的目光 流溢着忠诚和奉献

那是铁人老队长殷切的嘱托和期望  
——一定要把井打到国外去  
那是李新民笃定的人生追求

——宁肯历尽千难万险  
也要为祖国献石油  
那是百万石油人倾力奋斗的共同心愿

当大地不再贫瘠  
会用丰收 慰劳辛勤的人民  
当母亲不再贫血 她面色红润  
肌体丰腴 四肢强健  
会用富强 会用发展 会用繁荣  
荫护她的子孙 幸福美好

在每一座钻塔的顶端  
在每一个石油人的心中  
都有一面鲜艳的红旗 高高飘扬  
那 就是寄托和方向  
李新民仰望着钻塔  
他的目光 真诚而且明亮

三

钻塔 用于钻井  
汲取大地深处的石油  
要钻透三千米的土壤和岩石  
钻头要经历 怎样的黑暗

李新民的目光 在岩石的深处  
摸索 延伸 探索 校准  
依靠功夫 经验 技术和智慧  
甚至 在三千多米的地下  
水平地穿越 就如  
绣花的女子 飞针舞线

穿越一个又一个季节  
穿越一片又一片荒原  
穿越一道又一道国界  
在非洲荒漠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冒着酷热 风沙 枪弹和炮火

躲避着战乱和劫匪  
历尽千难万险 用真诚换来信任  
用质量赢得市场  
用血汗 获取石油

李新民的目光  
坚定 睿智 超前  
翻越山峦 跨过江海 抵达遥远

四

爱国 创业 求实 奉献  
精神的基因 穿越时空  
在血脉中传承  
这是石油魂 一次次  
同着共和国的脉搏 共振回响

我看见 朴素的梦想  
在李新民的双眸中闪亮

对石油的热爱 早已融入血液  
让周身生长出钢铁  
他双手似铁 臂膀似铁  
脊梁似铁  
他 精神如钢  
信念如钢 干劲如钢

大庆新铁人 他的目光  
迸发着中国力量——  
那是开拓的力量 创新的力量  
那是追梦的力量 圆梦的力量  
这力量 来自于钻塔一样挺直的脊梁  
来自于新时期产业工人内心深处  
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

有梦想 才会有希望  
李新民的目光 质朴而豪迈  
站在海外的井场上 他目光明亮  
用石油的声音唱响了中国梦

## 石油序:岁月里有无尽的诗篇

□殷常青

1  
时间之碑刻,生活之序曲,  
从一滴石油开始传唱,  
从百万石油儿女的无端泪滴  
开始。

光芒升起,照耀天涯,  
道路生烟,用半生的理想爱  
世界,  
也用一生的奔赴爱生活的源头。

平原上,苍茫还在,向日葵的怒放也在,  
石油的春秋是一座小城的春秋,  
流水宽阔,岁月历历。

2  
从此刻望去,大地应有尽有,  
一群生动的人,让我们宽怀,  
一堆堆荆棘中的火焰,让我们  
未虚此行。

互为镜像的石油树,以眺望为  
身体,  
美成了新气象,一只蝴蝶恋恋  
不舍,  
大地闪电,石油花开,一只蜜蜂  
恋恋不舍。

再想想平原上的月亮,想想一  
个人,  
也想想的长夜与远方,  
胸前的暖一定会记起时间背  
后的凉。

3  
年月无数,不曾接受任何命运,  
我们生活过的方向,也是石油  
的方向,  
先是石头里取火,才是艺术。

因此,所有艺术都是生活在朗诵,  
因此,所有艺术都值得致敬,  
都是藏着光亮、岩浆、爱和泥泞  
的春天。

走过了积雪和寒冷,抵达了  
此刻,  
——石油灼烈的世界,  
遇见什么,什么融化。

4  
内心打开,春天上路,  
我们走在旧道上,也走在新  
路上,  
往日,也只是此时的往日。

人的一生是没有时间的,  
一个人没有时间,  
百万石油儿女也不会有时间。

时间是弹簧,爱是压力,  
而深爱是一个国家的,  
也是想起深爱这个词语的所  
有人的。

5  
时间不在时钟里,真的不在,  
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体里,  
比如爱,比如慈悲……

其实,一滴石油就是一个人间,  
有国家,有民族,有信仰,  
我们的爱,爱得从容,爱得不着

痕迹。

我的国家,其实也是你的国家,  
如果你爱我,如果你坐在我  
身边,  
这样的人间将被大多数人记取。

6  
石油不会汪洋,大寒小寒不会  
无边,  
有人在雪里去往他乡,  
也有人在雪里爱上了自己所  
不具备的东西。

从来不吃安眠药的铁,石油  
的铁,  
多少前世变成了今生,  
一根骨头也将找到写作的密意。

岁月回退,从亿万年退回到一,  
从昨天退回到此刻,  
退回,是期待更好的还在以后。

7  
一座油田的前身,叫相互取暖,  
一座油田好多年站在原处,  
静静地看着星空,任风吹凉  
骨头。

一座油田已不满足于晨霜与  
铁衣,  
生活里的很多人,咬着嘴唇,消  
瘦,弱小,  
但还要试着站在山巅。

大雪。烈日。月圆——  
有些人在更远处观望,  
更多的人,理解了什么是美好。

8  
枯树开花,一册旧山水迎来春  
风浩荡,  
眼泪滚出眼眶,喜鹊停在树梢,  
多么爱,爱得多么久,多么深——

风里流传着风的女儿,

内心流传着衰草和野火,  
在巨大的寂静中,保持着一致  
的呼吸。

史册里有一只接近于起飞的萤,  
一列火车与站台相互问候——  
我听出了他们颤抖的声音。

9  
时间波伏浪涌,岁月拍岸有声,  
每一滴石油都如日月,

每一个生活都必须记取——

那些路途上的美,日历上的美,  
我们失去的那么多美,  
都要一一写下,并在晴朗之日  
诵读——

这个世界已得到了许多赞唱,  
这个国度已得到了远方,  
这个人间也迎来了自己的春  
风和儿女。

## “铁人杯” 征文作品选登

